小學考

小學考卷十八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啓昆編

文字二十

王氏安石字說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宋史王安石傳曰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熙寧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罷八年復拜相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乞退元豐三年復拜

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于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

安石自序曰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橫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

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愼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愼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知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安石進字說劄子曰臣在先帝時得許愼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略若騬視天

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頼恩寛養外假歳月而桑榆憊眊久不見功甘師顔至奉被訓勅許録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熒爝所敢衒冐承命遑迫置慙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閒千百有一儻符神恉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干汙宸扆臣無任悚惕

安石進字說表曰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

相知人聲爲言迹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到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淸濁自然之聲也可覩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通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捌法紹天覺民乃

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徵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旨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敕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涜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詢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以聞

黃庭堅書王荊公騎驢圖曰荊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王安石介甫譔晚年閒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時禁絕

之

陸游跋曰字說凡有數本葢先後之異猶非定本也

葉適石林燕語曰凡字不爲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

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爲六書而

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

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

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

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

矣況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

有一字折爲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

以閧然起而交詆誠不爲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

則過也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介甫字說往往出于小說佛書
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秋說題詞天之爲言塡也居
高理下合爲太乙分爲殊形而立字一而大見法苑
珠林如星字物生於下精成於列精成於列晉天文
志張衡論也鸜鵒勾其足而欲墮見酉陽雜俎鸜鵒
之交勾其足往往墮地人掩之以爲魅藥年字禾一
成爲年書正義孔炎曰年取禾穀一熟潛珍閣銘云
倍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之蒼蒼其正
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鄱萌記夫天無質
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

望遠道之黃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竘黑青非眞
色黑非大幪也
王觀國學林曰許愼說文礦胡猛切璞也亦作卝古
文也故周禮有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鄭氏注卝之
言礦也金石未成器曰礦觀國案礦亦作卝卝亦作⿰金卝
則卝者古文礦字也周禮釋音卝音胡猛切王荆公
引詩總角卝兮以釋卝人之義取其有分別之義若
然則卝當音慣而卝人亦音慣矣若卝人音慣則字
書卝人之卝當隸而不用也故荆公字說收礦字而
不收卝字恐卝字未可遽爾刪去也禮記曰天子之
六府有司貨鄭氏注曰司貨卝人也陸德明音義卝

胡猛切義甚明也廣韻上聲於礦字訓曰金礦璞也於卝字訓曰金玉未成器也又二字分二切則誤矣禮部韻畧上聲卝字胡猛切金玉未成器也礦字古猛切銅鐵璞石也亦誤矣蓋卝礦乃一字一義也廣韻禮部韻畧皆分作二字二義而所訓二義又同而無別蓋廣韻唱其誤而禮部韻畧襲其誤也

葉大慶攷古質疑曰古人制字皆有名義或象形而會意或假借而諧聲或轉注而處事莫不有意存乎其間是以成周設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行人諭書名于九歲凡以是也故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見于左傳者不一雖然要難一律論也近世王文

公其說經亦多解字如曰人爲之謂偽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訟者言之於公與夫五人爲伍十人爲什歃血自明而爲盟二戸相合而爲門以兆鼓鼗與邑交則曰郊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之類無所穿鑿至理自明人亦何議哉有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朱晦菴亦或取之惟是不可解者亦必從而爲之說遂有勉强之悲所以不免諸人之譏也

邵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喜說字至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如牛三牛爲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若難于遽改欲令各權發遣荆公方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擢要地

以姿淺皆號權發遣故并譏之劉貢父云有人不識
鬬爭字以書問里先生答曰爪更切又疑更字問曰
戶横切又疑横字問曰加行切又疑行字問曰華爭
切竟不知其何音也予嘗舉以爲笑歡客有善切字
者非之亦難與言也
邵博聞見後錄曰王荊公晚說字客曰覇字何以從
西荊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覇
從雨不從西也荊公隨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
鑿無定論類此如三經義頒于學官數年之後又自
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說
豈不誤學者乎

鄧蕭書字學曰莊周以短後之衣爲趙王說劍孟軻與齊王辨乃論好色好貨二公之論雖主於正然其始也別之以所好及其終也乃極之以所不可爲熙豐以來專用王安石字學士大夫師之不敢誰何蓋寧以孔聖爲誤耳端不敢以鄭服爲非也蘇東坡尤切齒時於文字中以兒戲玩之今觀其論八佾則考說文曰從人從肖了齋先生極論新法不便且著尊堯集鄧祀安石不當奴隸等及作書與曾子宣乃論悔字從心從每觀二公之論又若未能忘字學者或者疑之予曰莊周孟軻之意也或者曰然

羅壁識遺曰王臨川謂詩製字從寺九卿所居國以

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嚴密之役韻書寺音侍詩注初音皆如字皆謂法禁所在詩從寺謂理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必止乎禮義雖多淫奔之語曰思無邪後之詩直者傷於訐美者傷於諛甚至增淫導欲誇華鬬靡豈詩之旨哉

袁文甕牖閒評曰泠倫古之能樂人也因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泠字改爲伶字後世遂以泠爲伶其誤已久矣而左氏傳云泠人也乃是其注又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抑又甚焉若王介甫解伶字乃云伶非能自樂也非能與衆樂樂也爲人所令而已此又似乎穿鑿

又曰字說于種字韻中入種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草木亦或種之然必種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字王介甫亦以種爲種字焉藝苑雌黃云種植之種其字從童之用切種陸之種其字從重直容切蓋與此意同矣

又曰役字古或從亻五經文字言之甚詳米元章蓋知之矣故其帖文陋邦幸得君子與遊未艮欵而行役相仍作此役字是也又字說云戍則操戈役則執殳余謂此役字不必從彳止合作伇字五經文字自有此伇字也

楊愼曰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譔劉

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鶴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荊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是何以從九東坡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又自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按張有與安石論字不契作復古編力排之

唐氏耜字說解

讀書志一百二十卷

佚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壹時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

黄朝英緗素雜記曰字說鵒从句鴿从欲解云鴝鵒多欲尾而足勾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鴝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鼓翼相鬬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魅藥今觀鴝鵒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於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耜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鸜鵒不踰濟而已其它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楊氏時字說辨

一卷 在龜山集

存

按字說已不存惟見於是書所引如空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空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侄侗眞空者離人焉侄異於是無中無所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將不能爲其有耳同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门一口則非是同矣金銅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稱仁端見矣中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忠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洪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

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鴻大曰鴻小曰鴈所
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贄此者以
知去就爲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
隨時則能以其智興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
工言業故又訓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
大夫者不能克也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
松柏松華猶愧也而實亦元然華以春非公
所以事上之道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訟
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
籠從竹從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
者亦可籠焉冬春徂夏爲天出爲之人秋徂

冬爲人反而之天天示一而大者天也二而
小者示也又曰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義
和斂仁氣以爲義散義氣以爲和犧牲殘而
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辦則用戈慮而後動
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用豆
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用豆
以一致爲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又爲
於戲傾戲之字置罷上取數備有以冂下則
𥂕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詭者可
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爲而已終無時也無物

也則無始始聰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忽矣思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味茥蕕味一草而五味具焉卽一卽五非一非五故謂之茥衆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蕕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戾靜以之動中而卜者所之正也懿嶶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徽而糾之者嶶也元德之美也陰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爲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

每兒焉紅紫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器成焉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豐豐者用豆之時崇高高言事崇指物

陰陽

無名氏字說偏旁音釋

讀書志一卷

佚

無名氏字說疊解備檢

讀書志卷一

佚

晁公武讀書志曰二書不見譔人名氏

夏氏竦 古文四聲韻

讀書志五卷

存

宋史夏竦傳曰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承皓死難錄竦爲潤州丹陽縣主簿繼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慶歷三年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詔徙知亳州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及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樞密使封英國公罷知河南府未幾加兼侍中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

以病歸卒謚文莊
竦叙曰臣謹按尚書正義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類粗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學之者鮮矣兩漢而下蔡中郎刻石經杜伯山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又汲郡安釐王塚壞得竹策古文春秋書楚書者最精晉魏以降肄習始絕唐正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公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渭

上耕者所獲其次有補闕衙包勒修三方記於雲臺觀瞿令問刻宸傳銘於營道及天臺山司馬天師滌書道德經上下篇幢龍德中羅浮道士厲山木重寫其本藏之天台玉霄藏聖宋有天下四海會同太學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孝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爲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維恭寫讀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臣遠事先聖久備史官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由是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蠹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篆擒方該自嗟其勞

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爲四聲庶令後學易於討閱仍條其所出傳信於世字有闕者更俟同志相續補綴此者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緝熙百度宣精六藝法唐堯之稽古邁商宗之典學多能攸縱小善不遺猥錫宸旨特令進御臣以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校讎尚虞舛謬干冒宸扆伏增惶越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臣夏竦謹

序進

呂大臨考古圖釋文序曰古文三代之書名也小篆興而古文亡至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書及張蒼獻古春秋左氏傳魯三老獻古孝經及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銘然後古文復出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以隸定古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其傳於今者有古尚書孝經陳倉石鼓文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考

中興書目曰古文四聲韻五卷夏竦集前後所獲古文字準唐切韻分爲四聲

晁公武讀書後志曰古文四聲五卷皇朝夏竦撰博

釆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僧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易工若漢劉棻從揚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爲古文焉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題曰石經遺字即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

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

王應麟玉海曰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知亳州夏竦上新集古文四聲韻五卷古文所出書傳汗簡王

鳳棲記

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序曰爰自慶歷中文莊公夏竦搜求斷碑蠹簡鄉記文頌所得之字殆及百家上以備顧問之不逋下以便後學之討閱功雖甚勤殊多舛謬

熊朋來廣鐘鼎篆韻序曰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纂古篆于時器欵未備其閒鐘鼎字文缺畧頗沆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名

吾邱衍學古編曰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者極不易得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集字初無出處不可遽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則無文字故前列之古文尚書係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亦有不合古處

劉有定衍極曰趙明誠雖以一字石經爲中郎所書乃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旣以此碑爲石經又

有蔡邕石經亦非也

顧起元說畧曰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畧夏書攈韻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尚書演說文雜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彊集馬日磾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莊子碧落文華嶽碑古孝經張揖集亢倉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記徐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榔文濟南集馬田碑銀牀頌烟蘿頌荆山文庾儼集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子碑祀尚邱龍比干墓銘衛宏字說貝邱長碑凌壇臺文季札墓銘滕公墓銘周才字

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羣書古文楊大夫
碑天台經幢蔡邕石經王維畫記顏黃門說庾儼字
書證俗古文王先生隷彌勒篆碑楊氏所銘鬱林序
文周書大傳淮南子上昇記王維恭黃庭經趙琬璋
古字畧王存乂切韻張庭珪劒銘裴光遠集綴郭昭
卿字指李商隱字畧崔希裕纂古卬光庭叙文鳳棲
記英公所疏未備者神禹碑詛楚文顧野王玉篇謝
康樂要字苑葛洪要用字苑顏延之纂要顏眞卿韻
海鏡原李陽冰謙卦碑新泉銘諸種
錢曾敏求記曰慶歷四年三月夏竦新集古文四聲
韻序之以進前列所引書今無一存者矣序文題字

甚多佚博訪藏書家全本補錄之

汪立名汗簡序曰郭宗正汗簡見宋史藝文志與佩觿並列自夏英公集古文韻而下凡小學之書無不援据

全祖望跋曰夏英公集予曾於永樂大典中見之王其古文篆韻但見於晁子止讀書志而後此著錄家皆無有意以爲亡矣范氏天一閣有之乃借抄焉據晉陵許端夫所爲序蓋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於齊安郡學許爲郡守因序之寶達者劉景文之孫也景文與東坡善而寶達精於古文篆親爲摹寫其亦南嶽夢英一流矣王於北宋所雕本當有前序而今

失之然予觀是書所引遺書編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末嘗多一種其實即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無他長技也蓋汗簡之部居一本說文而是書則本廣韻乃絕無增減異同於汗簡則是書雖不作可也但考宋史經籍志及玉海其時有宗室善繼者豫於汴京石經之役亦嘗進古文篆韻一書不知其於英公所作如何而惜乎今不可考范氏又藏有吾衍續古文篆韻一卷予取觀之實不過周秦古篆遺字非續韻也

天祿琳瑯跋曰竦進書序稱慶歷四年二月結銜爲吏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證之史傳適相符合史又

謂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
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是竦於大小篆功
力獨深此本影鈔楷法皆本歐陽篆文從者如懸衡
者如編頗得蔡邕書勢之妙洵可寶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據吾衍學古編稱夏竦古文四聲
韻五卷前有序併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又
據全祖望鮚埼亭集有是書跋稱借鈔於范氏天一
閣爲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葢卽吾衍所謂僧翻
本也此本從汲古閣影寫宋刻翻雕有慶歷四年竦
自序卷首題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尙書知亳州軍
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謂前有序及全銜者矣其書

以四聲分隸古篆全祖望跋稱所引遺書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實即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雖不作可也其說固是然汗簡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從隸體猝不易尋此書以韻分字而以隸領篆較易於檢閱此如既有說文而徐鍇復作篆韻譜相輔而行固未可廢其一也惟其書由雜綴而成多不究六書之根柢如寴即古親字也親字下既云古尙書作寴又別出一寴字僞從𠆢爲從穴云即古雲字也雲字既云說文作𠄔云字下又云王存乂切韻作𠄔䀠即古瞿字䀠字下引汗簡作䀠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界以及朝

㡿問閻協叶之類不可殫數龕字引古尚書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也乃不併於戡字而自為一條是由不知古文誤以一字為二也澄郎澂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臺碑作𢇍澂字下引王庶子碑作𢇍彩郎采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臺碑作𡖅彩字下引義雲章作𣲖以及桐㮣崇㝛窺闚暮讀仙僊員圓熙熈奉捧淮準帩冒覺竸之類不可殫數是又由不拼俗書誤以一字為二也覃韻之㢴乃㢴蓋字咸韻之㢴乃㢴谷字而並引南岳碑作𢍰仙韻之鮮乃腥鮮字於古當從三魚獮韻之鮮乃鮮少字於古當從是從少乃並云古老子作𩵋顏黃門說作𩵋古尚書作𩵋說

文訓荒爲荒蕪本爲兩字而以古尚書之荒字籀韻之㠩字並列荒字下是不辨音義以二字合爲一也亐亐亐三字並出說文乃惟云亐字出說文亐亐字則云出貝邱長碑古老子三字則云出天臺經幢谿字出石鼓文乃云出王存乂切韻鎦字出說文庿字出儀禮遵字㪣字飌字簭字出周禮乃並云出崔希裕纂古㳂字出荀子公羊傳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隨所見而掇摭也貿字說文本作𧶠乃云出唐韻㝱字說文本作𥧾乃云出汗簡燒字說文本作燒乃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類全與說文相同者亦不可殫數是併不辨小篆也至於室字

云季札墓銘作𡨋季札墓銘無室字怕字云古孝經作𢗇古孝經無怕字益杜譔矣他如纔纔鋑錢訾譽之類相連竝立猶云一篆文一改篆爲隸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鴇字下云籀韻作鴈則全作隸書點畫不異更不解其何故讀是書者亦未可全據爲典要也所列韻目據自序云本唐切韻仙韻下增一宣韻與徐鍇韻譜同覃談二韻列於麻後陽前蒸登二韻列於添後咸前與顏元孫干祿字書同蓋唐制如是至齊韻之後佳韻之前增一移韻與二書又不同殆唐韻亦非一本歟是則不可考矣

錢大昕跋曰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

卷前有慶曆四年進呈序蓋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鮚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卽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攷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不無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蓋別是一本恐非英公書也英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踳譌襲沓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融纂古多謬妄不經之字籀韻亦復後人妄作精于六書者自能辯之

按竦摹古奇字分四聲編次而注所出於每字下慶歷四年二月序進卷首標列所引各

書錢遵王謂近世無一存者按之雖不盡然
然所見亦罕矣

鄭氏惇方篆髓

焦氏經籍志六卷

未見

蘇軾書後曰榮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

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不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僃而通故私附其後

鄭氏惇方字義

一卷見蘇軾東坡集

未見

黄氏伯思古文韻

見東觀餘論

佚

伯思自䟦曰古文韻後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

集古韻及宗室善繼所廣本二書參篇并益以三代

鍾鼎器欵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

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

字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覩者其自辯

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
廣陵瓜步舟中記之
王氏珩字學撮要
二卷見鄞縣志
未見
寶慶四明志曰王珩字彥楚說子大觀三年進士官
至宗正少卿年八十卒
樓鑰攻媿集曰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
朝議蔣公璿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
汪公思温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于鄉年
七十餘最為盛事

小學考卷十九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啓昆編

文字二十一

王氏楚鐘鼎篆韻

宋志二卷

佚

薛氏尚功廣鐘鼎篆韻

讀書志七卷

佚

鼂公武讀書志曰皇朝薛尙功集元祐中吕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

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一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爲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鐘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楊氏鈞增廣鐘鼎篆韻

焦氏經籍志五卷

存

熊朋來序曰鐘鼎篆韻自瑚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

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嚮鑄林鐘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鐘鼎故祀器之欵通曰彝類爲鐘功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隷古定科斗書遂絶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柏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挍其欵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旣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知果不可知則隷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側刓

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于流布唐初盛臨摹
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假師之棃岐
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刻而墨傳然猶未有能
摹鐘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大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三
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著錄漸廣宣和以
後爲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宴慧開蔡天啟趙明誠
榮咨道董彥遠以王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祖
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
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於時器欵未
備其間鐘鼎字文缺畧頗汎取俗書以僃奇字亦未
以鐘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鐘鼎篆韻矣薛氏承龍

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瑚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佚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聱屈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歟於以可疑其意不遠筆於郴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茌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眞昔人所以嘆烟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采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

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錙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傎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皐令印皐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郎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皐非從羊是

乃諧聲之字記京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畧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諷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

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尙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逮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于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護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盡書其名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鈞以字行

吳滋序曰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畧古文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寔則小異

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說文所纂皆秦
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
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淸江楊鈎
信父重加訂正有所增益其文益愈賅矣此世所不
可無之書也若其所取之或可疑兼收可備博攷而
未易立談刋好古之君子其審諸
錢曾敏求記曰增廣鐘鼎篆韻七卷政和中王楚作
鐘鼎篆韻薛尙功重廣之臨江楊鈎信父博采金石
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所未備係篆文於唐
韻下而以象形奇字等篇終焉潛子振云漢有古文

尚書唐明皇以隸楷易之儒者不識古文自開元始宋景文公筆記記古人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驚喜自爾書訊剌字皆用古文當時咸不之識遂有怪人之目信叟得無亦作怪人耶此書序後有洪熙侯昔籍印章摹寫精妙凡楊增俱用朱印署之以識增廣之意葢內府所傳本也

薛氏尚功鐘鼎欵識宋志作歷代鐘鼎彜器欵識法帖

讀書志二十卷書錄解題十卷

存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之類然猶為詳備

朱謀垔序曰南宋薛尚功集鐘鼎彝器欵識二十卷鐘鼎韻七卷韻有刻本傳世欵識則尚功手書爲山陰錢德平祕藏神物流傳不專一氏庚午夏月客有持以視余余喜出殊異不惜重貲購之而不欲私爲已寶也爰授梓人公諸同好而敘之曰或謂世數綿邈字體代變古人遺蹟止見峋嶁之碑岐陽之鼓及李斯碑璽而已詎知古人紀功錄德迺有鐘鼎廟堂重器必屬國能則佚籀二史遺跡在焉秦權量識者以爲程邈書若在兩漢又必蕭相國李書師之徒凡此數人皆能上沿頡誦自成變化其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秦隸曰佐隸其法曰鵠頭曰蚊腳曰到

薤曰芝英曰槲葉曰玉箸上下千載變態各出一披覽間了無遁情信書家之原系考古之徵鑑矣其鐘鼎韻亦析此帖而成以考單字可耳若夫信體結構自成篇章小大剖正不律而合或函三而爲一或附體於字跌不覩全文曷窺精意且其注釋詳覈博物之能茂先所遜葢罔天地萬物之理具在六書六書之賾又在此帖有識者當六經奉之不徒曰臨池之鼻祖而已篆文一卷至八卷臨川帥志莩九卷至廿卷則族姪紈鋤繼之小楷家姪紈笿書書成技其亥豕之誤則有族姪寶符紈鑽至於命意運指不失古人遺法自柔翰以至鋟史皆不佞望一一指授願爲

薛氏忠臣者崇禎癸酉孟夏

天祿琳琅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明萬岳山人梭刊二十卷前山人自序萬岳山不知何許人序後有宣公後裔之印則爲陸氏可知惜未詳其名始末無考其序作于萬歷十六年稱蘇人貨古物者有博古圖錄予厚價而得之每自稱快又數年得鐘鼎疑識一集與博古圖相爲表裏然有鈔本無刻本意欲梓焉謀之數年因艱於摹寫之手遂不果邇年偶得松石姜君能兼諸家書又工篆隷遂以是集付之不半月而就於是遂得而梓焉云云是此書非山人所譔而序中亦未及作者之名考宋入諸書目祇載鐘

鼎篆韻七卷亦無此書葢亦以未有刊本罕傳於時也書中篆法古雅竟似從鍾鼎彝器中摹搨而出其標印以朱不以墨亦别饒古色明版之傑出者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薛尚功譔尚功字用敏錢塘人紹興中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叛官廳事是書見於晁公武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均作二十卷與今本同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鍾鼎法帖十卷卷數互異似傳寫脫二字然吾邱衍學古編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與振孫之說亦符葢當時原有二本也所錄篆文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爲本而蒐輯較廣實多出於兩書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載比干墓銅槃

銘之類未免真偽雜糅然大致可稱博洽即以卷首商鼎以類考之若箕鼎及維揚石刻之出於古器物銘濟南鼎之出於向滿刻本皆非舊圖之所有王其箋釋名義考據尤精加攷古圖釋蠆鼎云周景王十三年鄭獻公蠆立此書獨從博古圖以為商鼎夔鼎銘五字博古圖云上一字未詳此書以上一字為夔字癸乙鼎銘亦五字博古圖云末一字未詳此書以末一字為彝字又加博古圖釋召夫鼎銘詞有午刊一字此書作家刊博古圖釋癸甲鼎銘作立戈癸甲此書作子癸甲又凡博古圖所云立戈橫戈形者此書多釋為孚字其立說並有依據蓋尚功嗜古好奇

又深通篆籀之學能集諸家所長而比其同異頗有訂譌刋誤之功非尹鈔掇蹈襲者比也侚功所著別有鍾鼎篆韻七卷蓋卽本此書而部分之今其本不傳然梗概已具於此矣舊刻久佚此本爲明崇禎中朱謀垔所刋自序稱購得侚功手書本雖果否眞蹟無可證明然鉤勒特爲精審較世傳寫本爲善云

又曰按此書雖以鍾鼎款識爲名然所釋者諸器之文字非諸器之體製改隸字書從其實也至博古圖中之因器及銘者則宜入譜錄不在此例隋志併石經入小學以刻文同異可資參考之故然萬斯大石經考之類皆但溯源流不陳字體與小學無涉今仍

附之金石焉

按鍾鼎欵識久無善本近阮學士元爲浙江學使校正重刊其自序曰薛尚功鍾鼎款識宋時爲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明萬歷閒硃印刊本訛舛最多跋語亦刪節不全惟崇禎閒朱謀垔所刻尚功原本較爲可據然板本并佚傳寫滋誤今據吳門袁氏廷檮影鈔舊本及元所藏舊鈔宋時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瀾閣寫本補正之似可還薛氏舊觀錢唐吳氏文健明于小學審定文字以付梓人陳氏豫鍾精篆刻爲摹款識高氏塏善書爲

錄釋跋皆一時之能事也又曰薛氏所摹石鼓文似據翦帖本故於字之缺半者不收且有顛倒之處至於刻本鈔本摹寫多譌更不勝計今夏摹刊天一閣北宋搨本置之杭州府學因屬儀徵江氏德地據彼校此注其誤於字旁以袪學者之惑時嘉慶二年閏六月

洪氏适隸釋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六卷

存

宋史洪皓傳曰皓字光弼番陽人子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

愽學宏詞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
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
仍兼中書舍人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未幾乞退既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謚文惠
适自序曰秦廢古訓而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
作小篆而邈復獻隸書所以施之徒隸趨簡易也亦
曰佐書漢魏之際蔡邕鍾繇梁鵠邯鄲淳俱有書名
後魏酈道元注水經漢碑之竝川者始見其書蓋數

十百餘陵遷谷變火焚風剥至宣政和間巳亡其什八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隷之著錄者歐陽氏七十五卷趙氏多歐陽九十三卷而闕其六自中原厄於兵南北壤斷遺刻耗矣于三十年訪求尙闕趙錄四之一而近歲新出者亦三十餘趙盍未見也旣法其字爲之韻復辨其字爲之釋使學隷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味菁華亦翰墨之一助唯老子張公神費鳳三數碑有誤入名氏若華山亭爲衡覬之文見於它說者財一二爾其文或險而難解澀而太鑿者譬之紀甗卣鼎皆三代勵存之器具剥缺不成章與魏初之文數篇附於後如斷圭殘

璧亦可寶自劉熹賈逵已下字書不足取者皆不著

乾道三年正月八日

又适跋丙申修改隸釋曰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楊司隸名涣不名厥張元益是偉伯之孫王暉非劉寬故吏膠東廟門是兩碑石勛詩非費鳳碑陰枝官碑以瓠竹爲孤竹之類增改千有餘字除去者數板淳熙丙申息祕官山陰遂正之

又适淳熙隸釋跋曰右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道始萌芽十餘年間拾遺補闕續卷寖多鄱江史直翁孫李秀叔一再添刻南蘭陵尤延之自秋浦鋟板坤功蘇臺范至能以越本栞於蜀前後增加律已

乘次合而一之得聖賢嶽瀆祠廟四卷石經一卷旌
孝講德一卷河渠橋道二卷阡表壙銘十六卷雜刻
三卷甎文器物欵識二卷魏吳蜀晉三卷譜一卷圖
式八卷水經一卷歐趙說六卷碑鄉一卷凡碑板二
百八十五甎器二十七某久垂意古學見之訢然命
様輯舊板去畱移首末整整一新傳之將來或不束
之高閣勞勤心目可無憾焉辛丑十月

貝與宗荅洪丞相問隸碑書曰某齋沐再拜判府丞
相大觀文先生邇者伏奉鈞教忘其不肖俗以川蜀
兩漢碑墨之所從出及古文奇字至於種種旨意諄
復被教之初伏念旬時至於今茲既月乃曰矣非不

能苔懼不能詳也不詳則遂處大君子之誚是以臨
發輒已發則不敢不謹也敬再拜以對恭維丞相於
時爲通儒於名位爲獨絕於經誼則閎而深於史學
則博以嚴於箋傳集類兵家歷法農工圖記星官醫
藥之書與夫釋老異家之所傳授經目則無所不攷
攷則無所不詳今則擁百城坐大鎭自公之暇尙恐
日月之易窮念訛刻譌書病之耳目且欲一而新之
也則又取周秦已來聖賢英烈魁雄之士名世者𧙱
章扇畫鼎篆分隸之文荒林遠野祠錢冢刻之實約
其義而黜其衺剖其原而博其趣題端跋後解蔽徹
疑丞相衞道博古可謂篤也已矣近世所無有也然

丞相所以下詢數十條者文有主字有體意各有出諟先具其知者畧其不知者葢不敢以不知爲知是不欺於門下也竊觀廣漢巴郡蜀郡漢中益州犍爲皆漢故郡也郡所發之碑皆漢故物也自巴郡太守張納功德叙故在巴郡巴今利州路也然漢之巴郡則在夔之忠州張飛客嚴顏嘗爲巴郡太守乃夔之巴郡爾似與張納少異也今當以漢之巴郡爲正自廣漢屬國李翊碑在今渠州蜀郡屬國李夫人碑亦在今渠州觀此二碑疑若夫婦也一云廣漢屬國文一云蜀國都尉夫人其名位俱不同矣近得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侯音候字從侯漢有衛候北軍中候是

也從省文耳此此眞翊妻耳但不知丞相所收所謂都尉李夫人者與此少異乎若其無異則爲翊妻列矣自司隸校尉楊厥開石門碑按楊君石門碑云楊君厥字孟明故楊君名渙厥乃助語詞後人以爲楊厥者非通志金石畧亦誤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銘石門者與元早山之東也今厥碑在褒城斜谷前人亦謂之褒谷蜀使五丁開道是谷矣析里橋郙閣銘在利州西路興州邀武道上武都漢白馬氐之地今階州即武都也碑立於波夷江對至今猶儼然漢之巴郡乃今忠峽之地而巴郡太守樊敏碑乃在西路雅之石焉益州乃今犍爲瀘叙之地而益州史高頤碑乃在雅之嚴道永元磨崖碑雖在嘉之夾江

有字無志猶唐蒙入蜀碑雖亦嘉之龍渡今有額無碑也如此可憾者甚衆斯不可以筆舌盡矣丞相所詢之碑凡二十有五今所知者凡十有六大都見於別錄不知者凡九丞相所未及詢者又有五焉東漢爲將畢碑在岩渠碑字爲衆隸之冠蜀之先達皆谷其法焉建武何君碑近世鋤墓者得之比衆碑爲最在雅之嚴道又得大夫碑大夫者秦也在今資州資陽縣閭好事者竊去矣黃龍甘露碑隸法可觀碑亦稱之肩州故石也一二大家能有之去而不出是必不凡矣歛州梓潼道上有雙闕或云孝廉闕或云使君闕高二十尺有咫此王推子表者爲壯大夫士過

則必式信其古也此五者丞相宜有以咨不得則有以求焉可也今先以數種呈納昔王回深父嘗集故蹟遺文曰物莫壽於金石金石誠壽矣然猶不足以保其外寺嘗閱古鍾鼎舊家碑碣之文以證新史及他傳記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文釆雅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遞乃其槩耳曩所聞者磨滅殆盡今所聞者後數百年又磨滅者幾何也故釆其備者首尾以編之彼深父𠛬切有意於古至於拂性苦形收拾亂墜守之以勇而求之以不止自金石而詮爲信書宜其學之尤博也是以歐陽子咨之以集古之半訪之以婆羅鼓之異

事質之以汝陰顏氏之遺蹟蘇子容叩之以表三老之故碑而宋次道呂縉叔原父子原叔之徒望風屏氣直不敢與之抗也稽古之功其可泯乎且回以一士稽參散逸猶能傳當時而信後世況以相國大臣窮研廣索科條畢理稠重畢去斯亦可以左摩史蔡右悉鍾張矣誠集古編所謂有力而好好而至者近世之所無有也丞相旣有之矣又篇末有曰請益之詞且君子有道有位位有窮早而道有精粗得道之至者識道以明是以天下求用不匱故名位一切不施乎此自非然者上下之分安可亂也丞相今畧名徇道於是至矣然某非求用不匱者也傳曰借聽於

聾求道於盲聾盲何有而君子乃求借之乎然盛意不可以虛辱念終不言則愧且無日矣丞相之所引若隸碑之堯祠請雨碑所謂龍所謂二九之戒所謂名曰咸池之歲所謂禕隋在公之字所謂兼齒雅之說所謂闕幘所謂牟壽所謂五六六七訓道若神之義葢漢之士習漢之故去先王爲未久也宗廟朝廷之間大蕤之敦元酒之尙跡越之音風氣淳龐是以出言有稽皆無章句以破壞其體則宜其字語之可觀也其轉象旁訓若異而實同不可不察淮南訓鱣魚爲異魚集韻亦以爲然魚從古乃古義也碑云二九之戒葢年數也張平子東京賦元謀設而陰行合

二九而成誦宜其戒也薛綜注曰元成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故曰二九也然則是隸其在建武末平之後舊碑載歲在戊午名曰臧池一也而名則有四以星名者司馬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晉志咸池曰魚囿是也有以地名者劉安曰日入暘谷浴咸池是也有以樂名者莊子黃帝奏咸池是也有以歲名者淮南天文訓大時者咸池也咸池爲太歲今碑云歲在午曰咸池其淮南所謂大時者乎碑云禕隋在公取詩委施委施退食自公之義也不曰委施而曰禕隋乃韓詩內傳解直禕隋三蒼注云行步依動貌也漢字通訓蓋千百矣如解后不害爲邂逅之類委

悁豈害爲委施者乎年壽者肩壽也齒雅者齒牙也儀禮凡紀者肩作年禮記引君牙然則隸文爲兼究齒雅未享年壽者年爲肩雅爲牙其義可決凡精覆後巾也東漢志云耳宜闕幘爲傳講之巾也至若虬臂七經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之義非吾夫子不可當也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也豈非謂七十二子乎書五六六七之云猶左氏謂二五之偶漢書謂四七之將碑從庾辭所以爲法也先儒曰六籍熄於戰國焚於秦遠於後世學士不見中閒之信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自能哉吾未之見也借是而論則稽事博者其要必正用功深者其傳必遠凡取信於

史傳之錄者畢未必眞今吾得之千載之藏碑樹冡刻之間則無不眞是誠可信者也且以唐逮今未能五百餘歲若依載傳攷之則年位歲次名氏圖牒山川風域成敗之由參錯不齊若十指然況唐以前其失可名也哉是則碑不可以不徵傳不可以不信也某近述史考差失近數千條是皆史氏口傳耳剽一取小家浮剽之失病至於是而何有於本事然則丞相徵碑之功下詰衆史猶羣星之一月矣甚盛甚盛丞相於道學史法兩見其備味衆人之不味其功卓矣此門下若不肖所以欲附名於言端而託諸不朽也詩云跂予望之傳曰伊其稽首不其有來乎度旦

夕裴治復歸大庭敢致稽首有來之願而申跂予望之之心獲卒所聞於前斯又大幸也尺札奚宜所悃哉惟丞相所以察不備

王楙野客叢書曰洪氏集漢人碑刻爲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郙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爲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爲行李不爲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卽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如書英爲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爲㡭之例是也增

玉爲瑛損系爲隘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爲里而爲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循固讓之文爾逡遁卽逡巡之義合讀爲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爲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遁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蹵然逡遁又仲秋丁旬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贏背介嬪儷孤嗣單焭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贏者知其嘗貢選也背介嬪儷孤嗣單焭者知其有

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卽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設三命君其央孫根碑云贏縮有命不可增損卽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張萱疑耀曰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卽今隸也世言隸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原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隸則隸書秦已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錢曾敏求記曰隸釋二十七卷隸七百一十餘葉杜村先生手筆雲蒲子盛時泰題於後古人於書率多

自鈔相傳徐髯仙有宋槧本甚精妙後歸毛靑城載還蜀中前輩好書風流洵可慕也

天祿琳琅曰宋中興藝文志稱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爲之韻辨其文爲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陳振孫亦稱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概想此本雖非宋槧橅印不精而其書則固足重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成于乾道二年丙戌适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時也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周必大誌其基道云耽嗜隸古爲纂釋二十七卷者卽指此書其弟邁序婁機漢隸字原云吾兄文惠公區別漢隸爲五種書曰釋曰纘曰韻曰圖曰續

四者備矣惟韻書不成又适自跋隸續云隸釋有續凡漢隸碑碣二百八十有五足跋淳熙隸釋後云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年間拾遺補闕一再添刻凡碑版二百五十有八然乾道三年洪邁跋云所藏碑一百八十九譯其文又述其所以然爲二十七卷又淳熙六年喻良能跋云公頃帥越嘗薈粹漢隸一百八十九爲二十七卷是二跋皆與是書符合則其自題曰淳熙隸釋者乃兼後所續得合爲一編今其本不傳傳者乃隸釋隸續各自爲書此本爲萬歷戊子王鷺所刻凡漢魏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卷歐陽修集古錄二卷歐陽棐集古目

錄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卷無名氏天下碑錄一卷與二十七卷之數合每碑標目之下具載酈歐趙三書之有無歐趙之書第撮其目不錄其文而自書爲考隸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寫之其以某字爲某字則具疏其下兼核著其關切史事者爲之論證自有碑刻以來推是書爲最精博其中偶有遺漏者如衞尉卿衡方碑以寬懔爲寬慄以聲香爲馨香以郃虎爲召虎以泚爲疵詘爲論以尅長尅君爲克長克君以謇謇爲蹇蹇以樂只爲樂旨白石神君碑以幽讚爲幽贊以無畺爲無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均舉其疏又其小有紕繆者如鄭固碑逡遁退讓逡引泰

祀逡巡遁逃釋之按管子桓子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耻蓋巡與循同而循轉為遁集古錄云遁當為循其說最協适訓為遁逃殊誤武梁祠堂畫像武氏不著名字适因武梁碑有後建祠堂彫文刻書之語遂定為武梁祠堂案梁卒於桓帝元嘉元年而畫像文中有魯莊公字不諱改嚴則當是明帝以前所作金石錄作武氏石室畫像較為詳審适未免牽合其詞至唐扶頌分郟之治語案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陸德明釋文曰陝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則古有以分陜為郟者适以為用字之異非也李翊夫人碑三五未兮哀左姬據山海經剛

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水柒渠字皆作柒隸從柒省去水爲未适以爲即未字者亦非也然百醇一駁究不害其宏旨他如楊君石門頌楊慎譏其不識䢦字考之碑文正作鑿石別無䢦字是則愼杜撰之文又不足以爲适病矣

汪曰秀跋曰右隸釋二十七卷宋丞相洪文惠公适景伯氏所著也上自建武迄於黃初靑龍而以典午所刊張平子一碑殿之自劉熹賈逵以下悉棄不錄徵引辨證覶歐陽趙氏兩書尤爲精覈篤古之士珍如球璧特是書易隸爲楷轉寫至易譌舛又漢人作隸往往好假借通用或加或省或變或行奇古譎怪

中雜篆籀不知者妄加改竄愈失鄱陽之舊每一展卷輒有若玉局所云如箝在口者也余從金閶借得傳是樓鈔本悉心讐勘較之明季鏤板大相逕庭於馮緄碑補三十字孫叔敖碑補三十八字武梁祠堂記補十二字四老神坐神祚機增入綺里季一行至武梁碑明刻脫去碑文止存其末數語及銘文而誤以武斑碑釋文闌入又缺其後一段魏公卿上尊號奏及受禪表二碑前後互相錯簡並一一爲之釐定增補復以隸韻字原石墨鐫華金薤琳瑯諸書參攷得失偏旁點畫尤多所訂正其無可據依者悉仍其故以示傳疑之意雖不能無毫髮遺恨然於盤洲老

入旰衡擘節輟食罷寢之苦心或庶幾表章萬一云
爾歲在疆圉作噩壯月上澣

洪氏适隸續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一卷

存

适自跋曰隸釋有續前後二十一卷乾道戊子始刻一卷於越淳熙丁酉姑蘇范至能增刻四卷於蜀後二年霅川李秀叔又增五卷於越明年錫山尤延之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而彙其板歸之越延之與我同志故鄭重如此凡漢隸見於書者爲碑碣二百五十八甎文器物欵識二十二魏晉碑十七欵識二欲令

數書爲一未能也今老矣平生之癖將絶筆於斯焉

庚子十一月

洪邁序曰吾兄丞相番陽公安撫浙江東道部郡七治所臨會稽部縣八西接行在所東際海南拊百粤之區地大物衆槃槃一都會也處之踰年兵民兩安山顛水厓如立庭戸不能稱過使客餙廚傳又不能學子公力作長安書獨於隸古之習根著膠固手追心摹今三十餘年得黃金百如視消唾剏獲一漢刻津津然盱衡擊節輟食罷寢摩挲而謹讀之意世間所謂樂事直無以右此者喟然嘆曰天下奇寶也吾顧鄰而獨美之爲不仁坐僕中得所藏碑百八十有

九譯其文又迷其所以然爲二十七卷曰隸釋書法不必同人視之無如也則皆毛舉十數字刊諸石曰隸續其字同其體異參差不可齊則倚而彙之曰隸韻龍龜爵麟九尾之狐琮璜璋圭名物怪奇凡見於扁雜者各肖其象曰隸圖亦既釋之而又得之則列于廿七卷以往曰隸續大氐皆祖東漢時其高出西京淩澹以及魏晉者卒不能什一摟羅稇秲盖不遺餘力矣自篆捷于漢而爲隸變于魏八分於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由康瓠之與周鼎也而唐人篤好之漢法益亡杜子美之詩云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又

曰中郎石經後八分蓋蕉苹則涇渭雜揉以分爲隸
雖子美有所不能知吾兄一旦發千古之祕藏悉主
張是使蔡中郎復生見此數者當復有得異之嘆兄
嘗三上奏天子乞身歸輒奉詔不許倘留不已懼其
汗南山之竹云乾道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愉㫖能題曰古淳熙隸續觀使大觀文番陽公所譔
也公頃帥越嘗會稡漢一百八十九爲二十七卷曰
隸釋續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隸續旣墨于版亦已詳
矣猶以爲未也復冥捜旁取又得六十有五爲九卷
所謂豪髮無遺恨者書成下示門下士㫖能㫖能旣
得之敬白安撫大資吳興公公一見大喜謂可開覺

後學乃命鋟之堅梓以侈其傳噫嘻番陽公之好古吳興公之樂善俱極其至槩之古人可謂無媿也已淳熙六年八月十七日

中興藝文志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爲之韻辨其文爲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爲之釋又爲之世代譜及物象篆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錢曾敏求記曰隸釋有續前後二十一卷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越淳熙丁酉姑蘇范至能增刻四卷於

蜀後二年霅川李秀叔又增五卷於越明年錫山尤延之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而葺其板合之越此景伯之自題若是嗟乎一書之付剞劂遼緩歲月以潰於成奈何世罕其傳元泰定間刻本亦止前七卷知此書之亡來久矣景伯又集字同體異參差不可齊者倚聲而彙之曰隸韻予家有其半洵宋搨中之奇寳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适既為隸釋又輯錄續得諸碑依前例釋之以成是編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越其弟邁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為刻四卷於蜀其後二年己亥德清李彥穎又為增刻五卷於越喻良能跋

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爲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葺其版歸之越前後合爲二十一卷适自跋之越明年辛丑适復合前隸釋爲一書屬越帥刊行适又自跋之所謂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命掾史輯舊版去𨑛移易首末整整一新者是也然辛丑所刻世無傳本隸釋尚有明萬歷戊子所刻隸續遂幾希散佚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皆止七卷近客吳訪得琴川毛氏舊鈔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适弟邁後序云云蓋自彝尊始合兩家之殘帙參校成編後刊版於楊州即此本也據愉

艮能跋云續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隸續旣壓於版復
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常時所刻實止一十九卷朱
彜尊因疑其餘二卷是所謂隸韻隸圖者然洪邁跋
稱亦旣釋之而又得之列于二十七卷以往云云則
隸續當亦如隸釋之體專載碑文此本乃第五卷六
卷忽載碑圖第七卷載碑式第八卷又爲碑圖第九
卷十卷闕第十一卷至二十卷又皆載碑文第二十
一卷殘闕不完而适自跋乃在第二十卷尾葢前後
參錯已非原書之舊矣考彜尊所云七卷之本乃元
泰定乙丑寧國路儒學所刻較今所行揚州本譌誤
差少然殘闕太甚今仍錄揚州之本而以泰定本詳

校異同其殘闕者無可考補則姑仍之焉

汪日秀跋曰洪文惠公旣著隸釋其續得於成書後者復列爲二十一卷曰隸續凡漢魏晉之碑碣石經儀禮左傳之遺文磨崖石闕神道之題字石壁石室之畫宅舍墟墓之甎刀鏡鼎壺鉦鐙槃洗梧桙板函鐵盆壽椁官壐之銘識石羊石虎之刻莫不罔羅而會粹之顧是書在當時先刻十卷後范至能李秀叔諸公續爲鏤版足成之公自言欲合數書爲一而未果疑當時所梓尙非定本若近世所流傳者并非當日原本故喻氏之跋所稱卷數與公後跋不符至隸圖本自爲一書後人乃闌入此書內其中下二卷復

繙次舛錯莫可考正寻得金風亭長鈔本以校近刻多所增益其譌脫處仍不能不相沿襲未足稱爲完善然麒麐一毛虬龍片甲公於漢字之留遺於後者猶不勝鄭重而愛惜之則今日於公之書其爲可寶貴當何如也因并以付之梓乾隆戊戌八月

洪氏适隸纂

十卷見洪适盤洲集　一

佚

适跋曰東都隸刻今其存者幾二百雖工拙規圓不同猶樝棃橘柚味皆可以適口四十年來中原入於敵石毀於爐好古之士不能多藏而悉見每介介焉

予嘗韻分其字爲七卷釋其文爲三十七卷倘患筆
意不傳則擇其點曳不闕者鐫之以爲纂得十卷一
代法書亦足以窺其髣髴矣

洪氏适隸韻

讀書附志七卷今本二卷

鈌

盧文弨序曰汪君太完得宋搨洪景伯隸韻已不全
止第三卷下平聲上第八卷去聲下計此書當有十
卷今僅得五之一耳景伯氏之序隸釋也曰旣法其
字爲之韻復辨其字爲之釋則隸韻當成在隸釋之
前今隸釋之書倘不絕於世太完又重雕以行傳益

廣矣唯隸韻見之者尠或已疑其失傳今大完得其不全之本而追溯其所由則嘗爲商邱相宋文康家所藏宋之後人爲豪所奪繼遭斥賣市司不能各歸其部零星散售故大完所得僅此而其餘不知歸誰氏矣汪君之意必欲得其全而後快若徒祕藏之則人無從而蹤跡之將離者遂不可復合此書僅前哲精神所繫必尚在天地間故立意即刻此二卷以傳示海內苟得其餘本者或力能則取汪君之書幷刻於其所藏本而書全或即以其所藏畀汪君使幷刻之而書亦全余亦日夜望之夫是以表白其意而亟爲海內告也夫隸生於篆篆有說文蓋集蒼雅之學

而成自程邈始爲隸書而賈魴以三倉之書亦皆爲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爲多篆書難成隸書易就以其傳寖廣後人於繁者删之疎者補之字益多於前矣徐楚金嘗以說文纂爲韻補以便檢尋顧說文自小篆之外不過兼載古文籀文其他異同亦僅一二而已繼之者夏英公之古文四聲韻於是篆書亦汎濫矣隸書至猥多尤不可不有所萃稡畀伯氏始翕然采而爲此書當時所見搨本自比今之闕壞尚少故其所見也博其摹之也眞則其中有彼人自出新意變亂古法者寧過而畱之以待夫學者之自擇或乃槩譏隸爲俗書之所自始考酈元水經注人有

發古篆其楷前和題齋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楷唯三字是古餘皆隸字則自周以來隸已與篆並行安可專歸咎程邈哉近世有顧藹吉者爲隸辨一書亦以四聲分之未知本於洪氏邪抑闇與之合也吾嘗閒取以校隸釋頗有點畫不同者然以吾意推之隸釋傳錄不一手若洪氏所手摹必無失真者洵乎此書之不可令其當吾世而遂湮沒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於太完卜之巳乾隆五十有九年十月十七日

劉氏隸隸韻

見洪适盤洲集

佚

洪适書劉氏隸韻曰予初見劉氏子隸韻紀元凡隸釋碑刻無一不有驚其何以廣博如是及觀其書乃是借標題以張虛數其間數十碑韻中初無一字至他碑所有則編次又甚疎畧古碑率多模糊辨之誠爲難予因作隸釋目爲之昏孔宙碑南畝孔龢王純碑弼療凍餒文理判然此書乃以畝作敏以療作療此類亦不一漢人專以假借爲事韻中畧不表出學者何考焉

無名氏漢隸分韻

四庫全書目七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漢隸分韻七卷不著譔人名氏亦無時代考其分韻以一東二冬三江等標目是元韻非宋韻矣其書取洪适等所集漢隸依次編纂又以各碑字迹異同縷列辨析考吾邱衍學古編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門其第七條隸書品中列有隸韻兩冊麻沙本與隸韻爲一副刊（案此隸韻爲劉球碑本隸韻十卷）字體不好以其冊數少乃可常用之數列目於此云云疑即此本顧藹吉隸辨序稱別有漢隸分韻字旣乖離迹復醜惡其訛謬此書與吾邱衍畧同然二人第以書迹筆法論耳要其比校點畫訂正舛悞亦有足資考證者前人舊本寸有所長要未可竟從屏斥也

翟氏耆年籀史

直齋書錄解題一卷

存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翟耆年伯壽譔哀諸家鍾鼎圖說一編頗有攷究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翟耆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別號黄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葢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已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獲知

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爲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爲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原委則較薛爲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云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據其所說則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之外別爲一書而士禎以爲即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錄歟

無名氏奇字訓釋

讀書敏求記一卷

存

錢曾敏求記曰奇字訓釋一卷書成於宋孝宗淳熙戊申不著名氏蔣花谷後附者非完書覽者其辨之

鄭氏樵象類書

十一卷見玉海

未見

鄭樵六書畧曰臣六書證篇實本說文而作凡許氏是者從之非者違之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臣舊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爲形之主

八百七十子爲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

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

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

王應麟玉海曰象類書十一卷論文字象類謂獨體

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入象字有六類入象不至則有

假借之文六類不及則有假借之字又論梵書三卷

小學考卷十九終

男學崇
學坰　校字